

冰心

儿童图书奖

获奖作品



断线的风筝

曾 平◎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断线的风筝

曾 平◎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断线的风筝 / 曾平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3. 6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ISBN 978-7-5028-4240-6

I. ①断… II. ①曾…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1228 号

地震版 XM2994

断线的风筝

曾 平 著

责任编辑: 范静泊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版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223 千字

印张: 15

书号: ISBN 978-7-5028-4240-6/I (4928)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申 请	(1)
崖边对话	(4)
招 聘	(6)
1 号车丢了	(9)
断线的风筝	(12)
怀念张大成	(15)
椅 子	(17)
洪水来临	(20)
爆炸发生	(23)
派 头	(25)
局长回家	(27)
机关刘	(29)
投 票	(31)
手 机	(34)
墓	(37)
村主任四叔	(40)
牛	(43)
鸡	(46)
地 问	(49)
雨	(52)
走亲戚	(55)
搬 家	(57)

冰心

bīng xīn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洗 澡	(61)
学 生	(64)
镰	(67)
院 子	(70)
村 子	(73)
黄 瓜	(76)
陶 罐	(79)
左老表	(81)
“母羊”二叔	(83)
石 头	(86)
烟 杆	(89)
邻居老莫	(91)
留念奖牌的女人	(94)
乘公共汽车送饭的女人	(97)
幸福的玛丽	(100)
老 魏	(103)
摆 设	(105)
亲 戚	(107)
出门在外	(110)
月圆中秋	(112)
厂 子	(116)
张三李四	(119)
城市上空没有鸟	(121)
母亲的思维	(123)
母亲的官司	(126)
邻 居	(129)
泥 巴	(132)
母 亲	(135)

拒绝作报告的母亲	(138)
摩托爱情	(140)
鞋	(143)
给你几个口罩	(145)
失手的“大师”	(148)
探监的女子	(151)
一位老太太	(153)
蚂 蚁	(155)
纸飞机	(158)
钓	(160)
监区长老宋	(162)
范仲淹	(164)
陶渊明	(166)
陆 游	(168)
梁副队长	(170)
徐大爷	(172)
陈大块	(174)
吴水仙	(176)
我怎么对儿子说	(179)
温 泉	(181)
吴老师	(184)
看电视的孩子	(187)
山 问	(190)
儿子的思维	(193)
位 子	(196)
身后的眼睛	(199)
老人、孩子和羊	(202)
强 子	(206)

冰心

bing xin \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大 爷	(209)
收 获	(212)
老棒棒	(215)
一只羊	(218)
空心石	(221)
秋日的雨丝	(224)
老 师	(226)

申 请

我去采访全省优秀检察官反贪虎将常鸣。关于常鸣的报道我读得不少，他作的优秀事迹报告我也听过。

他缓缓地打开办公桌旁边的小保险柜，很凝重地拿出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躺着一张纸。

常鸣努力想使自己笑笑，但没笑出来。常鸣说：“记者，不怕你笑话，我曾多次想不干反贪了。”

那是一份申请，一份要求调动工作的申请。

办公室静静的，就我和常鸣两人，连座钟的“滴答”声都清晰可闻。

常鸣弯下腰，从小保险柜的底层捧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小木盒里，也躺着一张纸。那也是一份申请，一份同样要求调动工作的申请。纸上还有一团殷红，只是很淡了，像一朵风干的玫瑰花。

常鸣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

198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市检察院从事反贪工作，刚开始的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有誓将腐败彻底铲除之势。那时最崇拜的是包公、海瑞、钟馗，常挂在嘴边的词汇是“达摩克利斯剑”、“两袖清风”、“除奸惩恶”。

但我很快发现从事反贪工作除了神圣之外还有无尽的烦恼。

1987年春，我办理了一桩案子。犯罪嫌疑人是我同学的父亲。你不晓

得我和这个同学关系有多铁，我们从小学读到高中，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做作业，还常常一起睡觉。我家穷，同学的父亲经常说他把我也当儿子。他给同学买衣服鞋袜，我常常有；他家吃好吃的，我常常在。好几学期的学费，是同学的父亲替我交。赃款其实就一万元。同学哭着求过我，同学的妈哭着找过我。同学的父亲被撤了职，判了刑。我是流泪办案子啊！同学拿了一件雪白的衬衣跑到我家，“刺啦”撕成两半，和我“割袍断义”；同学的妈当着许多人的面朝我吐口水，骂我忘恩负义；十多个同学跑到我小屋兴师问罪，骂我太沉湎于“功名”、“上进”。父母倒没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干啥都行就是千万别干反贪了！

当晚，我写了这份申请，去找我们刘处长。还没到刘处长家，我就止步了。原来处里大李办的案子牵涉到刘处长的岳父。刘处长家已经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妻子正闹着要离婚。

刘处长的岳父最终被送进了监狱。望着刘处长凛然的神情，我实在不敢把申请递上去。

常鸣猛灌着茶水，他沉浸在以前的故事中。我为他点燃了一支烟。他继续讲：

我第二次准备递上那份申请，刘处长还是贪检处处长。我妻子在一家企业工作，三天得上一天夜班，还常常不能按时领工资。她苦熬了3年啃了一个自考本科文凭，凭着实力考进了一家福利挺好的事业单位。但过了两天，妻子竟被莫名其妙地刷下来了，原因就是我是检察院干反贪的。那家单位的头儿说，引狼入室的事坚决不干。妻子哭着说，她不敢求我帮什么忙，只是求我千万别连累她啊！

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我第二次拿出了那份申请去找刘处长。

我去找刘处长的时候，他正在为他的独生女儿珍珍收拾行李。珍珍是省级三好生，成绩很拔尖，大学毕业本来已分配在市里了，不知什么原因，又莫名其妙地分到一个贫困县的一个贫困乡锻炼。

刘处长抚摸着女儿的头发，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眼里闪动着快要滚落的泪水。他问：“珍珍，你恨爸爸吗？”

珍珍的马尾巴晃得老高，说：“不！爸爸，我为你感到自豪！”

在珍珍灿烂而自豪的笑容里，我迟疑了，我实在没有勇气拿出那份申请。

常鸣猛吸着烟，挺激动，眼睛湿润了。

第三次？面对刘处长那份申请，我常鸣哪里还有半点勇气！常鸣像对我说，也像对他自己说。

常鸣一口接一口地猛吸着烟，浓浓的烟雾笼罩着他凝重的面庞。他继续讲：

我是在刘处长的贴身衣袋里发现这份申请的。当时刘处长已经倒在血泊之中。1992年初，刘处长挂帅侦办一件案子，后来才晓得是我们市建市以来最大的一起贿赂案。犯罪分子先是寄恐吓信，送子弹威胁，后来竟狗急跳墙。他们跟踪刘处长三天，有天晚上11点多，刘处长从办公室加班回家的路上，遭了他们的毒手。

刘处长1983年从部队转业到市检察院，一直干反贪，他要求调动工作的申请写于1985年4月18日夜晚，他的申请比我写得还激烈，他说他宁愿到别的单位打扫卫生收发报纸看门也不在检察院干反贪了。我问过所有检察院的人，从来没听说过刘处长要求调动工作，更别说写什么申请了。我悄悄地珍藏了这份浸有刘处长鲜血的申请。今天我仍清清楚楚地记得刘处长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尽管很微弱：“一个连家庭、子女和生命都舍得的人，还怕干反贪吗？”这话，他是对我们说的呢，还是对犯罪分子？或者是对他自己呢？我至今仍在琢磨。

我默默地点燃一支烟，办公室里一片沉寂。阳光泼在常鸣的面庞上，神圣而肃穆。

崖边对话

认识他，是在国家级森林公园的静思崖。林海茫茫，涛声阵阵，云蒸雾腾，静思崖宛若大海中一叶轻飘飘的小舟。上静思崖得走两个小时的原始栈道。我去的那天下午，静思崖的游人除了我就是他。

他的脚前已是一地的烟头，不断从口和鼻里喷射出的烟雾把他包裹得严严实实。他显然沉思着什么。

他先招呼我，甩给我一支烟，是“中华”。

我们坐在石头上吞云吐雾。

他说：“我还以为今天没人来呢！”我说：“我不是人？”我们笑了。我们闲吹。他说：“兄弟你说当官的什么最幸福？”我说：“老兄你是当官的？”他笑笑说：“兄弟，不必认真，我们随便吹吹。”我说：“肯定是小官提大官了。”他摇头。我说：“要不然就是有了很多很多的钱。”他又摇头。我说：“再不然就是你的儿子也当了官并且当了比你更大的官。”他仍摇头。我说：“老兄你是不是脖颈有些问题，只会摇头？”他友好地笑笑。他似乎还没从沉思中醒来。我很想听听他的高论。

他说他在这儿深思很久了，为官者还是畏惧最幸福。

我差点大笑。畏惧还是幸福？

他说：“畏惧者最终没有畏惧，没有畏惧者最终会畏惧。”

他仍抽他的烟，望茫茫林海。他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兄弟。

他很快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他说他曾经主管过一个工程，从招标到工程结束他没为包工头说过一句好话，但人家在工程验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往他家中塞了一个包，里面两万元呢！人家说是辛劳费，还不足利润的百分之一。当时他乡下的父亲生病住院，正需交两万元的押金。他很想拿那钱，很想神不知鬼不觉连老婆也不说就给他父亲。但他怕，怕身败名裂，怕被关进监狱，怕晚上睡不着觉。他说那钱在自家的床下放了三天，天天做噩梦，天天心惊肉跳。第四天赶紧退了。他问我他是不是胆子太小？有些自嘲。

他仍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中不愿回来。他继续说，他遇上过一个红颜知己。那女孩要多美有多美，要多温柔有多温柔。那天，女孩把他请到一家星级宾馆包了房。女孩说她不为名不为钱，只为爱。那天本来可以发生一点故事，早已心猿意马、激情澎湃的他关键时刻却怕了。他说，他怕公安当晚突然组织行动，他怕老婆突然撞门进来，更怕被撤职开除党籍。

他苦笑。他给我讲了好些他想干因为怕而最终没有干的事。他说他几位同学或者因为钱，或者因为色，或者因为权，前几天关进监狱了。他说现在想以前的事，有时为畏惧而后悔，不过现在很坦然很自在，一点也不畏惧。你说畏惧是不是很幸福？我无言以对。

我至今不知道他姓啥名谁。半年后，我却遇见过他一次。我随一个记者团赴A地采访，在一个会议中心，他显然刚从主席台上作了报告下来，正喝水润喉，旁边有一青年为他拿着公文包。

我挺热情挺激动地走过去，说：“老兄，原来你在这儿啊！”

他望望我，挺陌生的，问：“你是谁啊？”

我很奇怪，那天我们不是相处得挺融洽吗？并且他叫我兄弟我叫他老兄挺亲切啊！

提包的青年说：“×长，这人有些神经兮兮的，得注意！”

他说：“你给保卫处说说！”

招 聘

王局长决定加大本单位人事改革力度。经主管部门同意后，王局长决定面向社会招聘部分中层干部。王局长亲自担任面试主考。

王局长翻着一份份应聘者的资料。他很满意自己的英明决策，不自觉地，高翘的二郎腿就应和着昨晚在练歌房练熟的那首新歌的节拍敲打起来。

王局长仔细打量起应试者。英俊、潇洒，这是王局长的初步评价。小伙子的眉宇间不时还漫溢出机警和智慧。第一印象王局长很满意。在招聘条件第三款，王局长反复强调男的须英俊、潇洒，女的须青春、亮丽。王局长讲：“公务员代表国家，形象问题马虎不得。”

王局长查看资料，张三，身高 1.72 米。好险，差点过不去。招聘条件第四款，王局长亲自添加的，身高，男，1.7 米，女，1.6 米。学历，不错，学士学位。招聘条件第五款，王局长反复强调，必须大学本科。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一日千里，我国加入 WTO，没有高学历不行。

王局长看了看张三的专长，连连点头，不错，不错，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有二十余篇文章发表。招聘条件第八款也是王局长亲自添加的，须会一门外语，会计算机。王局长看过一个权威资料，21 世纪界定是否为文盲的标准是语言文字、外语、计算机三项指标。在我们已经大踏步迈进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岂能是文盲？

王局长在心里已替张三打了一个高分。

王局长用他地地道道的方言问起了面试题。王局长常常在大会上讲：“乡音难改啊！我这人，不忘本。”念了半截，王局长停住了，有一个字，不认识。往次，不认识的讲话稿，秘书都用同音字替他注好。这次试题属秘密，秘书无缘事先注音。王局长只得含混念过。偏偏张三举手了。张三用标准的普通话说：“领导，能不能请你用普通话再念一遍？我没听清楚！”

王局长汉语拼音都不认识，哪会普通话？一次，市上开会，市领导硬性要求说普通话，王局长只得硬着头皮说，还未说到一半，被打住了，因为王局长的普通话还需翻译。

王局长火了，训斥道：“考场规则，念题只念一遍，考生请回答问题。”王局长用的当然还是方言。

张三只得回答问题。

张三的普通话腔圆字正，标标准准。张三侃侃而谈，分析透彻，思维清晰，有论证，有对策，深入浅出，头头是道。

王局长连连点头。尽管张三让王局长有了一点小难堪，但王局长还是十分客观公正，在心里连叫了几次好。

张三答题完毕。王局长说：“你可以下去了。”

但张三不走。张三说：“May I ask you any questions?”（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王局长哪里懂什么英语，连英文个字母也识得困难。但他不能表示不懂，只得连连点头，还微笑着。

张三说：“Can you introduce me the principle rules of WTO?”（你能给我介绍一下 WTO 的主要规则吗？）

王局长这下不能再点头和微笑了。王局长只得问旁边参加面试的人员，其他人也不懂。好在其中一位聪明，厉声喝斥说：“请考生讲汉语！”

张三只得用汉语翻译一遍。

WTO 的培训到处都在办。但王局长哪有时间？他干吗要懂？王局长火

冰心

bīng xīn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了，脸涨得红彤彤的，一点没有往日喝醉了酒那么亲切，厉声说：“今天到底是你招聘我还是我招聘你！”

张三昂然地说：“都是。”

王局长的脸如一潭死水，说：“请考生下午在此等候通知。”

1 号车丢了

局长说他的小车已经停在我宿舍楼下等着，要我穿好衣服跑步前进立即到他的办公室。凌晨四时三十分，局长把我这个刑侦支队长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叫起来——肯定是大案，况且昨晚我才刚刚办完专案。

局长已经等得有些着急了，他在办公室来回走动，见到我后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市委的1号车丢了。市委1号车是市委吴书记的坐骑。吴书记是汽车驾驶发烧友，他常常自驾1号车出没在我市。官员们都称颂吴书记那是微服私访。

我的脊背开始冒冷汗，壮起胆子问：“局长，吴书记出事了？”

局长依然沉重，说：“没有。”

我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说：“吴书记没事，把车子找回来不就完了嘛！”

局长说：“现在就是要你找车。”

我的局长是不是晚上睡糊涂了。给吴书记找1号车那是交警支队的光荣任务，怎么会落到我这个刑侦支队长的头上啊？不过，盗窃1000元以上也够刑事案件了。

我只得硬着头皮问局长案发的时间。

局长答：“刚才，4点20分。”

“谁报的案？”

“吴书记。他直接打我的手机说的。”

“案发地点?”

“无可奉告。”

我干了 15 年刑侦，从来没遇到过案发地点无可奉告的。我忍着疑惑，继续问：“案情?”

局长说：“无可奉告。”

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案子。真是高级幽默。这样那样无可奉告，我还办什么案子？我说：“局长，我是警察，你必须如实告诉我！”

局长说：“我知道你是警察，警察必须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我说：“局长，立即出动警力封锁全城各个路口，现在还来得及。”这是我们职业的条件反射。

局长说：“不行！”其实局长在案子上非常从善如流。我实在不懂他今天为何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一个派出所所长都会作出出动警力封锁全城各个路口的决策。

我说：“为什么?”

局长说：“没有为什么。”

我火了，说：“局长，你说，这车我怎么找?”

局长说：“你把你的特警大队拉上去，作拉网式搜索。只能秘密进行！12 小时之内，把 1 号车找回来！”

我更火了，简直是瞎指挥乱弹琴。我说：“为什么?”

局长说：“没有为什么。”

我说：“这是杀鸡用牛刀。”

局长也火了，说：“我干了 20 多年公安，我还不知道这是杀鸡用牛刀?”

我也牛上了。我说：“局长，这是你的决定还是市局党委的决定?”

局长更火，说：“肖平，我明确告诉你，这是市委吴书记的决定，你给我执行就是！”局长的火比我烧得还旺，我真担心局长脖子上鼓得老粗